

《十大古典公案侠义小说》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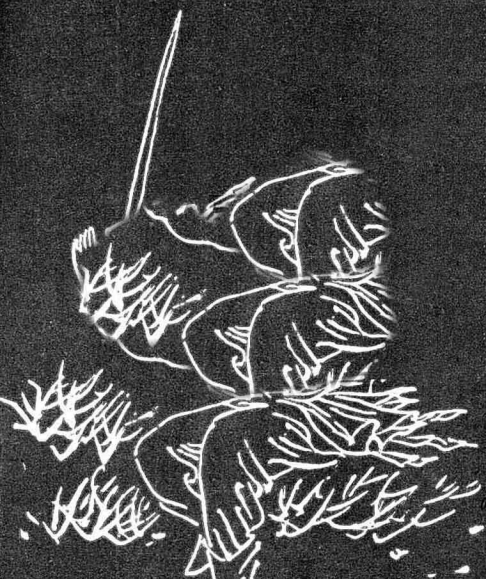
小五义



《十大古典公案侠义小说》丛书

小五义

竺少华 标点
上海古籍出版社



《十大古典公案侠义小说》丛书

小 五 义

陆树仑 竺少华 标点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6.25 插页 4 字数 532,000

1993 年 11 月第 1 版 1996 年 3 月第 4 次印刷

印数: 36,001—56,500

ISBN 7-5325-1507-9

I·765 精装定价: 14.30 元

出版说明

公案小说与侠义小说是中国小说发展史上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流派。清代中叶以后，两派渐趋合流。在《中国小说史略》中，鲁迅曾以《清之侠义小说及公案》为题专门论述了两派的概况。

公案小说原是从宋元的话本小说演变而来的，是“说话”艺术四个门类中“小说”一门的分部，因其题材多涉及各类公案（意即各类案件，包括民事纠纷和刑事案件）而得名。现存的宋元话本中，最著名的公案话本是《错斩崔宁》和《简帖和尚》。明代拟话本盛行，凌濛初的初刻、二刻《拍案惊奇》中，有不少应属公案话本。自嘉靖以后，公案小说盛行。与公案话本相比，小说已不是单章短篇，而是同一主人公的多篇短篇小说的连缀；其内容上的特点是歌颂清官的明察和廉洁，客观上也暴露了封建社会的法律乖张、吏治黑暗，因而可以说从一个角度反映了人民的愿望。这时期的公案小说，比较集中的是写包公和海瑞，其中最著名的是《龙图公案》和《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又称《海公案》）；这一选材上的特点直接影响了清代的公案小说。

侠义小说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司马迁《史记》中的《游侠列传》和《刺客列传》。在司马迁的笔下，第一次出现了栩栩如生的、完整的侠客形象。《史记》把侠的特征概括为：扶危济困，公

平正直；重友情，守信用；为了正义与友情敢于两肋插刀（见《太史公自序》和《游侠列传》）。侠客形象由传记到小说，是在魏晋六朝时期，当时的志怪小说中，有一些侠义色彩很浓的作品，如干宝《搜神记》中的《三王墓》和《李寄》两篇即是；虽然这类小说中的侠义之气往往被鬼怪神异的内容冲淡了，但它们对侠客神异技能的描写，对唐代侠义小说中的神奇剑术显有影响。唐代是侠义小说的成熟与繁荣期，写豪侠的传奇作品如《虬髯客传》、《红线传》、《昆仑奴》等，可视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唐代侠义小说最显著的特点，是小说中的侠客都有超凡的武功，而武功的种类又以神秘的剑术为主；侠客中除了义士之外，又不乏巾帼英雄。这些特点对清代的公案武侠小说影响显著。宋元“说话”四家数中的“小说”一门名下，有“朴刀”、“杆棒”两类”，这类话本中的主角便是侠客义士，如《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等话本即其代表。在此之前，侠义小说的文字是文言体；自此以后，白话体取而代之，成为侠义小说的主要形式。明代拟话本如初刻、二刻《拍案惊奇》中的不少作品，即可视为短篇侠义小说。明代更产生了首倡“忠义”的英雄传奇《水浒传》，这部长篇小说对后世侠义小说从短篇向长篇过渡以及同公案小说的合流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入清以后，公案小说与侠义小说渐趋合流。其实，这两个小说流派在题材上和 content 上早就有相互交叉的迹象。唐传奇中的主人公既是义士侠女，而小说涉及的内容又未尝不可视为一件件案子。宋元话本中的公案，其中也经常可见侠义之士的身影：《宋四公大闹禁魂张》一篇中的宋四公，就是一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典型侠士。再如曾对侠义小说的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水浒传》，其中“智取生辰纲”、“拳打镇关西”、“血溅鸳鸯楼”等情节，也可视为一件件“公案”。

然而，公案小说与侠义小说的合流除了题材上的交叉之外，还有更深层的历史文化原因。公案小说中的清官和侠义小说中的侠客，虽然身份不同，但都是封建社会传统观念中公正与正义的化身；他们在孤弱无援的小民百姓的眼里，前者是“明镜高悬”的青天老爷，后者是“替天行道”的好汉。由于现实社会中的黑暗势力十分强大，清官和侠客独力均无法与其抗衡，于是清官不得不借助侠客的绝技，而侠客的除奸锄恶又不得不仰仗官方的庇护。因此，公案与侠义的合流反映了当时民众希望理想中的清官和侠客互助互补以壮大正义力量的心愿；虽然，清官与义侠，从根本上来说是维护封建秩序的，但当时的民众却也只能有这样的选择。其次，以前公案小说的内容以千奇百怪的社会现象和人物事件为主，为清官的能耐不敌罪犯或对手的手段时，便只好借助超现实的特异本领和神鬼的力量来取胜。入清以后，人们已厌倦了情节故事的“奇”与“怪”，而倾向于从惊险的情节和场面中求得乐趣。于是，敏感的说话艺人准确地把握了听众和读者审美心理转变的这一契机，大胆创新，吸收侠义小说的长处，在公案小说中加入了大量描写侠客义士超凡武功和惊险打斗的场面，从而推进了公案与侠义的合流。其三，以前侠义小说中的主人公不是杀人报仇，就是与官府作对，这些形象在文网甚严的清代中叶是无地容身的。因此，反映在文学作品中，这批侠客只好改弦更张，投靠一个像包龙图 and 施仕伦那样的清官，从此真正“替天行道”去了，这更驱使着侠义小说向公案小说靠拢。

本丛书共收入小说十种。其中，《海公大红袍》和《海公小红袍》基本上是公案小说的格局，受明代《海公案》一类小说的影响较明显。《大红袍》尚有个别情节有一定的史料依据，而《小红袍》的情节纯属虚构。《七侠五义》、《小五义》、《续小五义》三书的人物和情节互相贯通，其实是一套书。《七侠五义》中尚不乏

清官审案的内容，而两种续书则公案比重大为减少，致以描写侠客义士的惊险场面贯穿全书。这一变化昭示着公案侠义小说发展的新趋势。《施公案》、《彭公案》和《永庆升平前后传》，都是以清朝本朝的历史为创作背景，其中，《施公案》一书，鲁迅评云“略如明人之《包公案》，而稍加曲折，一案或亘数回；且断案之外，又有遇险，已为侠义小说先导”（《中国小说史略》），故一般视其为公案小说与侠义小说合流的标志。《绿牡丹》以侠客义士与佞臣奸党、赃官恶霸的斗争为主，而以侠女义士的爱情纠葛为辅，这一倾向，对既写剑侠打斗、又写男女恩怨的现代武侠小说多有启示。《七剑十三侠》是一部既写人世间侠客较技、又写超凡的剑仙斗法的剑侠小说。书中的人物剑术通神，未卜先知，又能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其想象之丰富与奇特，实开民国时期的“奇幻型”剑侠小说（如《蜀山剑侠传》等）之先河。

自本世纪五十年代始，以香港的金庸、梁羽生和台湾的古龙为代表的新派武侠小说蓬勃兴起。八十年代以后，大陆的作家也开始创作武侠小说。今天，被称为“成人童话”的新派武侠小说，受到了各种文化层次读者的普遍喜爱。虽然新派武侠小说与旧派的公案侠义小说在思想和艺术上有很大的差异，但究其历史渊源，新派武侠小说正是从介于新、旧之间的民国时期的武侠小说发展来的。因此，对新派武侠小说的爱好者来说，读一点旧派的公案侠义小说，不仅能了解新派武侠小说的渊源所自，而且能提高对新派武侠小说的鉴赏能力。

以上所云，希望能有助于读者了解公案侠义小说的历史地位和本丛书的概况，并对阅读小说有所帮助。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四月

前 言

《小五义》是《三侠五义》的续集，是一部深受广大人民喜爱，流传颇为广泛的侠义公案小说。

据《三侠五义》末回交待，《小五义》的主要内容原是这样：

要知群雄战襄阳，众虎遭魔难，小侠到陷空岛、茉花村、柳家庄三处飞报信，柳家五虎奔襄阳，艾虎过山收服三寇，柳龙赶路结拜双雄，卢珍单刀独闯阵，丁蛟丁凤双探山，小弟兄襄阳大聚会，设计救群雄；直到众虎豪杰脱难，大家共议破襄阳，设圈套捉拿奸王，施妙计扫除众寇，押解奸王，夜赶开封府，肃清襄阳郡；又叙铡斩襄阳王，包公保众虎，小英雄金殿同封官，颜查散奏封五鼠，众英雄开封大聚首，群侠义公厅同结拜，多少热闹节目，不能一一尽述。也有不足百回，俱在《小五义》书上，便见分明。

现在流传的《小五义》，其内容并不如上所述，而是起自颜查散巡按襄阳，白玉堂坠网丧身；中有智化劝降钟雄，蒋平智捉彭启；颜查散失踪，众义士分路寻找；小五义结拜，沈中元归附颜查散等等，到众人误落铜网阵止，共一百二十四回。前四十一回的内容大致与《三侠五义》的后十八回重复。出现这种情况，文光楼主人写的《小五义》序言里有所说明：“适有友人与石玉昆门徒素相往来，……余即托之搜寻。友人去不多日，即将石先生原稿携来，共三百余回，计七八十本，三千多篇，分上中下三部，总名《忠烈侠义传》。……余翻阅一遍，前后一气，脉络贯通，与坊刻前部略有异

同。”“但前套《忠烈侠义传》与余所得石玉昆原稿详略不同，人名稍异，知非出于一人之手。”《三侠五义》出自问竹主人之手，并曾经过著名学者俞樾删改，不是石玉昆原稿，是可以肯定的。问题在于文光楼主人所得之《忠烈侠义传》（《小五义》是其三部中之第二部）是否石玉昆原稿，也是值得考虑的。

石玉昆，道咸同光间人，字振之，天津人，以唱子弟书和单弦负盛名，艺术造诣颇深，有“石派书”之誉。他的唱本曾被人“按段抄卖”。子弟书和单弦均是抚弦弹唱的曲艺，曲词用韵，单弦还有一定的曲调，而《小五义》则属于评话体，与子弟书、单弦在体裁上截然不同，所谓“石玉昆原稿”的说法，是不可信的。如果《小五义》确与石玉昆有某种联系，也只能是故事内容上的有所因袭，即《小五义》系由石玉昆的唱本改编而成。《三侠五义》出自某人之手，《小五义》则出于另外一人之手，所以二者之间就不可能尽同了。

不过，《小五义》比起《三侠五义》来，更留有说唱的痕迹。譬如，书中有不少诗赞，就很可能是唱本的旧词。在叙述上，有时还保留着表演时比划动作的说明。如第九十一回北侠审问姚三虎，就有这样的描写：“北侠把刀拉出，就在他脑门上蹭蹭蹭——就这么蹭了三下。”另外，书中还有不少与故事本身没有直接关系的歌赞和历史故事，就是说唱时增加进去的。如第八十九回有一首《孝顺歌》，作者申言，这是光绪四年二月在王府说《小五义》临时加上的。至于行文前后脱榫，方言土语的大量运用，也说明《小五义》还没有像《三侠五义》那样，经俞樾这样有文化素养的人增删润饰过。

《小五义》的故事，是以襄阳王赵珏阴谋叛乱，夺取帝位，颜查散奉旨查办为主要线索展开的。凡侠义之士均聚集在颜查散周围；赵珏的积极支持者，无一不是作恶之徒。对众侠义如何招降和剪除赵珏党羽的英勇行为是热情歌颂的。这说明作者的态度非常鲜明，完全站在反叛乱力量一边。书中的叛乱与反叛乱之争，是

封建统治集团内部争夺帝位之争，颜查散也仅仅是个“宽厚”的“清官”，不见有什么政绩，本无积极意义可言。但由于作者视叛乱为一种罪恶，而反叛乱则是“为民除害”，这就使这场帝位之争，包含了新内容，同好与丑、善与恶的对立联系在一起。所以，在过去往往能把大众读者的情绪吸引到“正义”的一边，称颂侠义行为，当罪恶势力受到惩罚时，则称快不已。

作者对侠义之士的描写，也并不是人人皆好，处处皆是。在侠义之士当中就有一些所谓“浑人”。对这些人的粗野鲁莽，作者往往加以嘲弄。即使像白玉堂这样的人，作者也通过他私探铜网阵，坠网丧生的描写，批评了他的只身履险，骄傲自负。他的死，是他好胜的必然。又如艾虎，本领不凡，然而他往往因轻敌而坏事。对此，作者也是不惜批评的。这些侠义英雄，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对皇帝、清官绝对忠诚，唯恐效忠不及。不难看出，作者心目中的侠义英雄，应该是见义勇为，机智稳重，武艺超群，效命清官，忠心报国之士。文艺作品总是通过塑造完整的人物形象，来体现作者的创作意图；《小五义》里的侠义之士也是这样，他们存在于作者心智之中，不是现实中的人物。所以，对《小五义》里的侠义之士，既要看到他们能给读者以某种启迪和认识，也要意识到从他们身上散发出来的奴才道德同样会给读者带来消极影响。对这两方面，我们都不能孤立地去赞美或贬责。

至于书中那些倚势凌人，欺压善良，折算人口，抢人妻女，占人田地，鱼肉乡里，荼毒一方的贪官、恶霸、凶僧、淫棍……，作者均一一作了无情鞭挞，使读者从中窥探到某一社会类型的本质。

《小五义》的文字并非上乘，然而在叙事和描写人物上也时有精彩的笔墨。如写徐良之精明强干，机智多谋，就不是直叙，而是通过艾虎的细中有粗，因自负而失误来烘托表现的。在这里，作者既通过艾虎映衬徐良，又在用徐良的精明能干，遇事思考缜密周到，批评艾虎那“一冲的性儿”。这种一击两鸣的表现手法，很

有艺术魅力，在今天也是值得借鉴的。他如描写人物出场，也很讲究章法。徐良是押着一辆装着两个黑漆漆的箱子，牵者推者皆着黑衣的小车出现的；韩天锦与读者一见面，则是衣着破褴，在一家新开张的饭铺前任人痛打；谷云飞是吃酒不付帐，玩无赖，倒骑黑驴来去的人，是贼是侠，令人莫测；白芸生又与众不同，他是由许多从人伴当，像众星捧月一般拥护而来，并多侧面多层次地写出他的不平凡。总之，书中绘声状色，颇有可观之处。

《小五义》的版本极多，现存最早的是光绪十六年刻印的上海广百宋斋、北京文光楼、东郡宝兴堂三种本子。稍后有聚盛堂、泰山堂、善成堂刊本，上海书局石印本和申报馆排印本，以及未署刻印书坊、只叙瓯生居士书的刊本。这几种本子除个别文字有异，别无不同（不过申报馆本把每回有开场白的部分都删去了），属于同一源流。到民国期间，上海进步、文明、大成、锦章等书局出版的《小五义》，删削相当严重，几成简本。这次整理以广百宋斋本作底本，用申报馆本为校本。广百宋斋本刊刻时间较早，又较多地保存了讲唱话本的特色，接近于原刊本；申报馆本在某些方面订正了广百宋斋本（还有文光楼本等）讹漏之处，有一些校勘价值。同时，还参照了进步和光益书局本子，以弥补底本与校本的不足。因为本书系“说话人”的讲唱本，又未经过很好的整理，书中同声字、假借字、错别字屡见不少，语句欠顺或不通的地方也时而可见，对其中明显的错误我们也作了改正。

陆树仑 竺少华

小五义序

《小五义》一书，何为而刻也？只以采访《龙图阁公案》底稿，历数年之久，未曾到手。适有友人，与石玉昆门徒素相往来，偶在铺中闲谈，言及此书，余即托之搜寻。友人去不多日，即将石先生原稿携来，共三百余回，计七八十本，三千多篇，分上、中、下三部，总名《忠烈侠义传》。原无大、小之说，因上部《七侠五义》为创始之人，故谓之“大五义”，中、下二部《五义》，即其后人出世，故谓之“小五义”。余翻阅一遍，前后一气，脉络贯通，与坊刻前部略有异同。此书虽系小说，所言皆忠烈侠义之事，最易感发人之正气，非若淫词艳曲，有害纲常；志怪传奇，无关名教。自谓天生峻笔，才子文章，又何足多哉！余故不惜重资，购求到手。本拟全刻，奈资财不足，一时难以并成；因有前刻《七侠五义》，不便再为重刊，兹特将中部急付之剞劂，以公世之同好云。

光緒庚寅仲夏文光樓主人謹識。

知非子序

自来异书新出，大都不喜人翻刻，势所必至，比比皆然。惟我友文光楼主人新刊《小五义》则不然。书既成，即告余曰：“此《小五义》一书，皆忠烈侠义之事，并附以节孝、戒淫、戒赌诸则，原为劝人，非专网利。现刷印五千余部，难免字迹模糊，鲁鱼亥豕，校讎多疏。有乐意翻刻者则幸甚。祈及早翻刻，庶广传一世，岂非一大快事哉！”余喜其言之大公无私，善念无穷，爰书之简端，以志欣慕。

时光绪庚寅仲夏知非子书于都门文光楼。

庆森宝书氏序

闻之：有志者事竟成。观诸予友则益信。予友振之石君，为文光楼主，生平尚气节，重然诺，每见书中侠烈之人，必欣然向慕之。尝阅《忠烈侠义传》，知有《小五义》一书，而未见诸世。由是随在物色，不知几经寒暑，今春竟于无意中得之。因不惜重资，延请名手择录而削删之。稿中凡有忠义者存之，淫邪者汰之，间附己说，不尽原稿也。盖于醒心悦目之中，而寓劝人励俗之意，岂仅为利哉？梓成而问序于予，予知予之友用心苦矣。然有志竟成，亦不负予友之苦心也。是为序。

光绪十六年岁次庚寅中吕月庆森宝书氏志于卧游轩。

小五义辨

或问于余曰：“《小五义》一书，宜紧接君山续刻，君独于颜按院查办荆襄起首，何哉？余曰：似子之说，余诃不谓然。但前套《忠烈侠义传》，与余所得石玉昆原稿，详略不同，人名稍异，知非出于一人之手。向使从前套收伏锺雄后接续《小五义》，挨次刊刻，下文破铜网阵各处节目，必是突如其来。破铜网阵各色人才，亦是陡然而至。不但此套书矛盾自戕，并使下套牙关相错，文无线索，笔无埋伏，未免上下两截，前后不符。必须将八卦连环，原原本本分晰明白，用作根基，使众人出载，条条段段解说精详，以清来历，乃不至气脉隔膜，篇法断绝。言之者庶免无稽，读之者尚觉有味。以视蝮下添足、额上安头者，不大相径庭乎？或闻言诺诺而退。余即援笔书之，亦望识者之深谅尔。（再者，提纲原来诗词数首，不暇纠正，姑仍其旧。）

时维光绪十六年岁次庚寅风迷道人又识。

目 录

出版说明	1
前言	1
小五义序	1
知非子序	2
庆森宝书氏序	3
小五义辨	4
第 一 回 颜按院奉旨上任 襄阳王兴心害人	1
第 二 回 智化夜探铜网阵 玉堂涉险盗盟单	4
第 三 回 青脸虎看阵遇害 白玉堂失印追贼	7
第 四 回 颜大人哭劝锦毛鼠 公孙策智骗盗印贼	10
第 五 回 王爷府二贼废命 白义士坠网亡身	14
第 六 回 襄阳王帅众观义士 白护卫死尸斩张华	18
第 七 回 卧虎沟蒋平定丑女 上院衙猫鼠见钦差	21
第 八 回 穿山鼠小店摔酒盏 蒋泽长捞印奔寒泉	24
第 九 回 逆水潭中不见大人印 山神庙内巧遇恶喽兵	28
第 十 回 卢方自缢蟠龙岭 路彬指告鹅头峰	31

第十一回	樵夫巧言哄寨主 大人见印哭宾朋	34
第十二回	王官仗势催用印 蒋平定计哄贼人	37
第十三回	神手圣奋勇行刺 沈中元弃暗投明	41
第十四回	树林气走巡风客 当堂哭死忠义人	45
第十五回	挖双睛邓车吸呼死 祭拜弟侠义坠牢笼	49
第十六回	山内锤雄谦恭和蔼 寨中徐庆酒后反桌	53
第十七回	二侠义巧会锤寨主 三英雄求见蒋泽长	57
第十八回	徐三爷鬼眼川发燥 无鳞鳖在水寨追人	60
第十九回	入水寨吸呼废命 到大关受险担惊	63
第二十回	蒋爷一人镌船底 北侠大众盗骨坛	67
第二十一回	徐庆独自挡山寇 智化二番假投降	71
第二十二回	晨起望群雄设计 洞庭湖二友观山	75
第二十三回	读招贤榜有人偷看 改豹貔庭自显奇能	81
第二十四回	飞云关念榜谈典故 彻水寨吊起独木桥	85
第二十五回	识破机关仗着糊拉混扯 哄信寨主全凭口巧舌能	88
第二十六回	削刚刀毛保甘受苦 论宝剑智化暗骂人	92
第二十七回	论本领刀削佞性汉 发誓愿结拜假意人	96
第二十八回	在后寨见侄夸相貌 狮子林老仆暗偷听	100
第二十九回	众人议论舍命劝寨主 彼此商量备帖请沙龙	104